



文、圖／陳寬祐

春意

春

總是渲染的

漣漪般盪過來

輕風 山嵐 微雨 霧靄

正月在泥土裡蠕動

牛背鷺沓雜的腳步




驚醒春暖花開


紅的紅 黃的黃 綠的綠...

春到

煙波浩淼

今天陽曆二月三日，太陽過黃經三一五度，春季正式開始，歲時為「立春」。插下這束秧，就立了一個春，標記光陰的腳步，無聲也無息；問光陰經幾冬？山川如古昔？人間依是舊？一回又一回，春夏秋與冬。

早期甲骨文  (春)，是由  (林)  (日)

(日)與  (上部發芽，下部生根的種子)三部分組成。春字勾勒出一個充滿詩情意的情境：嚴冬之後，風和日暖，土裡沉睡多時的種子，開始生根發芽，大地一片欣欣向榮。在我們的傳統文化裡，自古以來，都把立春這一天，視為歲之開始。

「春者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時本名也。

天生四時，地生萬物，春道生，萬物榮。」古書中這樣描述春。

「春」的早期甲骨文是由「林」、「日」與一發芽生根的種子三部分組成。

年輕求學時候，不只一次在書上看到這幅十五世紀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最為人熟知的名畫「春/Primavera」的複製印品時，就深深被畫面中的意境吸引，心中充滿著許多詩意的想像。作者如何用造形、顏色、構圖等要素，來

取代文字，向觀者傳達「春」的內容？而其中的諸天神之間的互動、姿態，又蘊含了什麼訊息？2007年終於有機緣在義大利弗羅倫斯(Firenze)的烏菲茲美術館(The Uffizi Gallery)，親眼看到這幅由波提且利(Sandro Botticelli)所繪「春」的真跡；萬分感動。

「春」是夢幻之景，整幅畫面上方被深綠的樹葉和金黃的果實籠罩，在濃密的樹幹縫罅間，露出一點遠處天光。中央站立的是維納斯，最右方的是風神(Zephyrus)，他正向仙女克蘿利斯(Chloris)展開追求；神話故事說風神強佔了克蘿利斯，之後娶她為妻，並賦予她掌管百花的能力；這可從她的嘴中長出一串花朵的圖喻解讀。後來克蘿利斯化成為花神(Flora)，在拉丁諸神中，Flora就是「春之神」。波提且利在畫中把這形象轉化同時表現出來；這時花神穿著一身綴滿花朵的衣裙，頭頂著花環，款步

而行。由於此畫是表現維納斯花園內的景色，所以春之神在此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畫面最左方是信使之神墨丘利(Mercury)正舉起雙蛇杖，刺向頭頂上飄過的烏雲；在他身旁跳舞的則是三美神(Three Graces)，維納斯頭上方蒙著眼睛的愛神(Cupid)正把箭射向三美神的方向。波提且利把春的意念用繪畫的形式提升到詩的境地，「春/Primavera」被認為是西洋藝術史上，非常重要且著名的名畫。

除了繪畫外，也有人用音樂來禮讚春神。十八世紀義大利音樂家安東尼奧·韋瓦第(Antonio Lucio Vivaldi)創作的小提琴協奏曲「四季」，至今我們仍然能夠聆聽其「春」的樂章之優美旋律，感受到三百年前音樂家藉由音樂，引領我們去歌頌春天的喜悅心情。「春臨大地，眾鳥歡鳴，和風吹拂，溪流低吟。天空被黑幕遮蔽，閃電雷鳴宣示暴風雨的前奏；



春 Primavera / 波提且利 Sandro Botticelli / 1479-1478年 / 弗羅倫斯 Firenze 烏菲茲美術館 The Uffizi Gallery 收藏



極目所見茫茫漫漫在陽光下，閃爍千萬朵絢耀

風雨過境，花鳥再度奏起和諧樂章。芳草萋萋的草原上，枝葉沙沙作響，喃喃低語；牧羊人安詳地打盹，腳旁睡著慵懶的狗。春臨大地，仙女和牧羊人隨著風笛愉悅的旋律，在草原上婆娑起舞...」。啊！我們的心花又怒放了，何其耀眼的音樂，這韋瓦第的〈春天〉。

春天是大地復甦，三月微風是早晨呵欠；對晨曦與春光的喜愛，是健康的度量衡。春天來了，你在哪裡？有走出戶外，用你的心，用你的五感，體會這輕盈、愉悅的天地脈動嗎？

春色

春色宜薄

於是把紙打濕

復讓水滲滲流下

渲染

說是煙花狂亂 也不盡然

只是下筆難掩

托紫嫣紅的 春

到處流竄

元宵節剛過，天氣初乍暖還涼，還剝不掉冬的徘徊。近晚從美濃往六龜的路上走，沒有特定目的地，也許只是初春的無心漫遊。途中但見兩旁年節期間開滿五彩繽紛波斯菊的田野，此時已經粉黛盡落，徒留一片搖曳枯槁。但是我志不在追惜那些曾經風華一時的絢麗，深知其中必隱藏著春的生機，必須用心尋覓；於是停車走入田徑，慢慢觀察、靜體天心。

風和日隨行，只見春在金光中等不及，紫花藿香薊、大花咸豐草及不知名的野花野草，在波斯菊的殘枝敗葉縫隙間，以亂針、飛針、藏針...織起繽紛璀璨的錦繡。隨心就成了姪紫，所欲就是嫣紅；極目所見，一片徹底的茫茫漫漫，在午後的陽光下，閃爍千萬朵絢耀。眯著眼看，彷彿大地編織了一幅莫內、雷諾瓦滿園的印象派畫作！

春情綿綿，含蓄細膩，只有靠敏銳的感官，感恩的心情才能體會它的剎那且永恆的存在。

欖仁

雖說春情綿綿，但卻也不盡然。我們總認為樹葉應當在秋冬季節轉黃、轉紅。雖說春色宜薄，可是大葉欖仁並不遵循此規矩，它就是執意在冬末春初時候舉行一場紅葉盛宴。這時候我喜歡到市區公園或河堤步道，享受這場別開生面的色彩烈燄。

抬頭仰望這片火紅，在藍天白雲襯托下，葉片隨風輕晃，陽光逆透筋脈歷歷可見，有如一顆紅寶石般亮麗、閃耀；更像手中那杯葡萄紅酒，香紅郁馥。我的腦中立刻浮現梵谷的畫作，揮灑生之慾的顏色。「召喚一場大火，於天寒地凍，焚盡隆冬的黑白與冷漠。在梵谷的調色盤上，挖取熱情的紅艷，塗抹成葉子的顏色，然後轟轟烈烈殞落。」

若說大葉欖仁紅葉掉落殆盡是冬的謝幕，那麼小葉欖仁萌發嫩芽，就是春的宣告登場



大葉欖仁召喚一場大火，焚盡隆冬的黑白與冷漠



小葉欖仁萌發嫩芽，就是春的宣告登場了

了。「抖落冬的舊衣，換上碎花的新裝，在風中嘰嘰喳喳講個不停；啊！一群逛大街的青春小姑娘。」讓人看了忍不住想用口哨吹出一曲青春嶺。

大自然用這種戲劇化的「換裝」，來顯示祂的恆常運行。祂用大葉欖仁的紅熱、壯烈與小葉欖仁的嫩綠、溫柔所形成的對比，創造出和諧；祂也告訴我們，一切變化、一切魅力、一切美，都是由光明和陰影，對立與和諧構成的。四季的變化和轉承，不也是如此進行不息？

黃金風鈴木

黃金風鈴木開花了！

每年農曆春節過後，我總是引頸企盼，頻頻注視風鈴木光禿無葉的枝頭，等待一場金黃燦爛的盛筵突然來臨。

昨晚照例循河堤散步，驚訝地發現那裡的幾棵黃金風鈴木，毫無預警地在一夕間開花了，串串黃花在夜空的襯托下閃爍耀動，像極了黑呢絨墊上的黃金寶飾。驚喜之餘趕忙掏出隨身的手機，喀嚓拍下當時的悸動。

隔天早上，帶足工具和興奮的心情再度趕赴此盛會。

雖然氣象預報說中午過後冷氣團會南下，天氣將轉陰冷，雲層會籠罩。但此刻的天空仍然湛藍透亮，白雲飄飄。冬陽灑照公園廣場，舒適宜人；涼風徐徐吹拂樹梢，搖晃黃花狀似風中之鈴，讓人遐思。

我穿梭於樹花下，圍繞廣場四周，上下階梯；或遠或近、或仰或俯，忙碌地透過方寸取景窗，努力地想抓住每一棵樹、每一朵花的最美麗的刹那。

這個時刻在公園裡活動的人並不多，大多是曬太陽的老年人、推嬰兒車或帶小孩的媽媽、腳踏車騎士以及慢跑的年輕人；當然還有幾位和我一樣持相機的攝影人。



於是春天在一片讚美聲中誕生了

「好漂亮喔！」手牽媽媽的小小朋友喊道。

「哇！好漂亮！前幾天還沒看到它開花
唷...」一位運動的中年人停下來，抬頭看著樹
上的風鈴自言自語說。

「快！快！快幫我拍，我要和它們拍！」
女孩央求男友趕快替她拍個人照～當然背景是
一大片黃花。

「今年的花比較多，比較漂亮哦！」穿著
黃色背心騎車經過的清潔隊婦人笑著說～沒有
停車下來。

「這是什麼花？好漂亮！」一位拿著手機
拍攝的女士問我；我用冷靜的聲調回答：「它
叫黃金風鈴木，另外還有一種叫洋紅風鈴木，
開淡紅色的花...」每個經過的人都讚美「哇！
好漂亮！」～面帶笑容，互相點頭。

頓時，我對自己的回答聲調感覺非常陌生

與訝異，原來我缺少他們當下參與這場際遇的
熱情。我只躲在觀景窗後，以冷靜、理性的構
圖形式原則，來解構外在宇宙；然後再以自己的
視覺語言，建構內心的世界，並以影像的形式
呈現。之後，關掉相機電源走人，繼續追尋
另一個現象，從不停下來滲涉其間～像一個隱
形人。

我暫時停止拍攝，坐在樹蔭石階上讓思緒
平緩。我環顧當下，細看風吹黃花搖動，晴空
浮雲悠悠；歡欣傾聽人們經過時的驚艷讚嘆：

「哇！好漂亮喔！」

我再次走出樹蔭，走入廣場陽光。雖然我
還是繼續拍照，但是當我再遇見駐足仰望風鈴
花的人時，我都會主動說：「很漂亮！是不
是？」～當然臉上都要帶著微笑。

於是春天在一片讚美聲中誕生了！

菩提

相傳釋迦牟尼在一株菩提樹下悟道成佛，因此菩提樹在佛教文化中備受尊崇。佛經中又說，若有行者於某一樹下成就佛果，即無上菩提，此樹也稱為「菩提樹」，因此，菩提樹對於佛教信眾而言就是非凡聖樹。

我喜歡在初春時到公園、野外看聖樹萌發嫩葉隨風搖晃，在一片靜綠潔光中 沉思、觀想。間聞五色鳥叩叩鳴喚有若僧人頌經；天空放晴白雲悠悠，我心明似鏡臺；這讓我想起著名的禪悟之言之故事。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一偈，是六祖慧能著名的禪悟之言。因為其師兄神秀的偈「身是菩提樹，心是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六祖感覺他禪悟不徹底，於是對出了這偈。意思是說菩提樹是空的，明鏡臺也是空的，身與心都是空的，本來就無一物的空，怎

麼可能惹塵埃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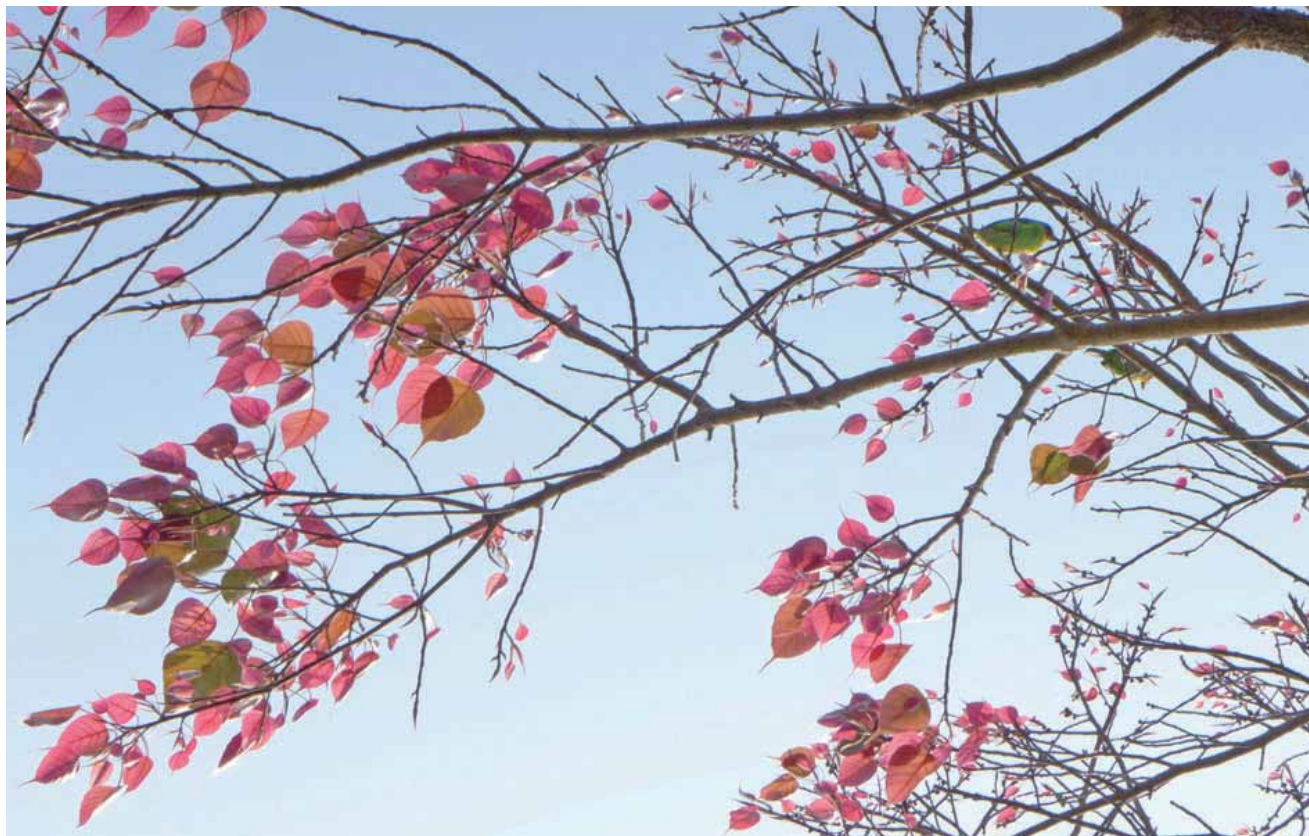
我沒有那種慧根，大概也不可能明澈的參悟。我左看右瞧，菩提仍是菩提樹，但是，我也知道吾心有千千萬萬不一樣的菩提樹。天地萬法以五彩繽紛的樣式與表像，顯現於凡間。魚蟲鳥獸、日月星辰、春夏秋冬，一切都自自然然；而唯有人心能夠因境生心情。

在初春菩提的恩沐中，我深刻體會這天地的喜悅。

苦楝

如果要我選擇一種最能代表台灣春天特色的鄉土樹木，那麼我會選擇「苦楝」。

苦楝是台灣少數四季分明的植物，春天長出翠綠新葉，並開滿有幽香的紫色小花。入夏後花凋謝，葉子轉深綠，同時掛著綠色小果實。秋天寒風一起，葉子變黃褐色，果實也漸漸成熟。冬天葉子漸漸掉落，枯枝上掛著金黃色的果實，稱為「金鈴子」。



在初春菩提的恩沐中，深刻體會天地的喜悅



春天時節苦楝開花最美，帶有一絲幽怨之情，令人看了徒生感傷。我稱它「煙紫苦楝」，並以小詩記之：

整個寒冬的苦鬱
從春暖的口中吐出
紫煙縷縷如雲
順著河邊、林緣、田埂、公園暈染 曼衍
默默報春喜
不敢入人家
唯恐惹人厭
苦苓復可憐
一樹孤獨立
靜靜飄暗香

苦楝的台語讀成了「苦苓」，聽起來頗像「可憐」，所以漢人的庭院裡，是不種植苦楝的；就如同桑樹與喪同音，結果都落得惹人厭的下場，甚至欲除之而後快。不過它卻常常出

現在許多小說、散文裡，成為抒發鄉愁的寄託。我曾在日治時代的讀物中，看到幾則平井二郎歌詠苦楝的短歌，這是其中兩首：「紫色的花盛開 苦楝樹嫩葉的顏色 靜了下來」；「發著圓圓可愛的 芽的苦楝樹 不知何時變成 綠葉滿枝」。對當時派居台灣的日本人而言，苦楝是非常陌生的，但是我在閱讀中發現，以苦楝為主題的詩歌還不少。可見苦苓的幽玄之情，也深深吸引日本人。

苦楝生長於低海拔的開闊地、林緣、石礫地、荒廢地與貧瘠的環境。由於生存能力強，所以也常作為造林樹、行道樹、公園樹。現在每到開花時節，台灣各地的苦楝行道樹，譬如嘉義朴子溪堤防、高雄衛武營都會公園等地，竟成了攝影愛好者追尋煙紫苦楝的打卡點。

春天，紫色的苦楝花盛開著，我們安靜等待綠繡眼來臨。